

花儿

少年

梁

晓

声

著

我该从
人生的山头往下走了
如太阳已过中午
不管我情不情愿
必须接受现实
于是不免
频频回首
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
童年和少年时代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花儿与少年

梁晓声
著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图书在版 (CIP) 数据

花儿与少年 / 梁晓声著. -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8.1
(梁晓声爱的教育系列)

ISBN 978-7-5153-5034-9

I. ①花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256 号

花儿与少年

梁
晓
声
著

责任编辑: 李钊平 彭慧芝
装帧设计: **XXL Studio** 刘晓翔 + 郑坤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网址: www.cyp.com.cn
编辑中心: 010-57350371
营销中心: 010-57350370
印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经销: 新华书店
规格: 710 × 1000mm 1/16
印张: 18.25
字数: 250 千
版次: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: 2018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10000 册
定价: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
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序

我的少年时代 1

第 一 辑 长 相 忆

我的小学 7

我和橘皮的往事 21

我的中学 24

第一支钢笔 38

长相忆 42

恰同学少年 59

第二辑 课 桌 课 椅

罐头的故事	83
月饼的故事	94
瘦老头	98
花儿与少年	114
课桌课椅	120
大鸟	126

第三辑 红 腰 带

初恋	149
----	-----

红 腰 带 157

故人往事 163

复旦与我 170

十六路公共汽车咏叹调 181

困境赐给我的 185

第 四 辑 老 水 车 旁 的 风 景

清名 193

老水车旁的风景 199

最爱是兵 204

不速之客 208

兵与母亲 214

走……

222

第五辑

有什么孩子就有什么未来

走出高等幼稚园

231

有什么孩子就有什么未来

234

教育的诗性

245

为什么我们对“平凡的人生”

深怀恐惧

257

文明的尺度

266

最合适的，便是最美的

271

心灵的花园

276

序

我的少年时代

怎么的，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？

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，五十岁的年龄已在向我招手，如俗话常说的——“转眼间的事儿”。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手，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。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，不管我情愿不情愿，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……

于是茫然地，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
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父亲是建筑工人，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。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，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。在十年“文革”中我只见过他三次。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，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，父亲到北京来，和我住过一年多。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，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。这一年的十月，父亲病逝在北京。

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，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。我总想回报，其实没能回报。如今，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。

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，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。如今母亲是很有几件新衣服了，但她不穿。她说，都老太婆了，还分什么新的旧的，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，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……

小胡同，大杂院，破住房，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；窝窝头，野菜粥，补丁连补丁的衣服，露脚趾的鞋子……这一切构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。

那么精神的呢？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，却有过一些渴望：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，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；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；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，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种样子的房子——起码门是门，窗是窗，棚顶是棚顶，四壁是四壁；在某一隅，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，并且它是属于我的，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、学习……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，那么就是了。

小学三年级起我是“特困生”、“免费生”，初中一年级起享受助学金，每学期三元五角，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每学期三元五角，每个月七角钱。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，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，才能觉得自己是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。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，用今天时髦的说法——“活得累”。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，由于穷困所逼，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……

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，写出来则似乎便有“忆苦”的意味，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的思想——我们的共和国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。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，但就大多数人而言，尤其在城市里，当年那种穷困已经不普遍了。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，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，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——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度过到人生的中年，我何不能？我的中年比他的中年，将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呐！

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，十分幸福，无忧无虑，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

着，是令人羡慕的，是一件幸事。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，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。

但是，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，也不必看成是很不幸的事，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，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。我的童年和少年，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——对父母的体恤，对兄弟姐妹的爱心，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的同情，对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磨难的承受力，自己要求自己的种种责任，以及对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，对人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……

这些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，都是有益处的。也可以认为，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，同时赏赐于他的补偿吧。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，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，便对人生多少有点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……

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……

第
一
辑

长相忆

我的小学

一

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：某年冬天，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，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，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。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。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，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。

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，冷起脸问：“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？”

我说：“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。”

“洗过了还这么脏？”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。

我说：“那是油点子，洗不掉的。”

老师生气了，“回家去换一件衣服。”

我说：“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。”

我说的是实话。

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，更加生气了，又看我的双手，说：

“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！”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，“瞧你这满头虱子，像撒了一脑袋大米，叫人恶心！回家去吧！这几天别来上学了，检查过后再来上学！”

我的双手，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，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。而手的生皴，不是我所愿意的。我每天要洗菜，淘米，刷锅，刷碗。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，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，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？不卫生是很羞耻的，这我也懂，但卫生需要起码的“为了活着”的条件，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。阴暗的，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，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，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，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，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……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，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，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，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虱子，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！我当时没看过《西行漫记》，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：“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！”

我认为，身为教师者，最不应该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。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。我的同学中的区长、公社书记、工厂厂长、医院院长们的儿女，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、打架，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。

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，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。

我两眼涌出泪水，转身就走。

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。

她说：“梁绍生，你别走，跟我来。”扯住我的一只手，将我带到教员室。她让我放下书包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又说：“你的头发也够长了，该理一理了，我给你理吧！”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。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，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，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。

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。因为穷，太穷，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，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。我是全班唯一的免费生，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。“你是免费生，你对得起党吗？”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，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。我早听够了！

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，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。我一直跑出校园，跑着回家。

“梁绍生，你别跑，别跑呀！小心被汽车撞了呀！”

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。她追出了校园，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。

我还是跑，她紧追。

“梁绍生，你别跑了，你要把老师累坏呀！”

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。

她跑到我跟前，已气喘吁吁。

她说：“你不想上学啦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她说：“你才小学四年级，学这点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？”

我说：“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，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！”

她说：“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小学四年级的文化，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！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！”

她说：“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，恨母校所有的老师，尤其会恨我。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！”

我说：“我不会恨您的。”

她说：“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！”

我满心间自卑、委屈、羞耻和不平，哇的一声哭了。

她抚摸着我的头，低声说：“别哭，跟老师回学校吧，啊？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没有什么值得自卑和羞耻的。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，每一位老师都喜欢你，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！”

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。

二

如今想起这件事，我仍觉后怕。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，依着我从父亲的禀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强劲儿，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，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。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，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——当不了一个好工人。

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，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。狄更斯说过：“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，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。”的确，对我来说，穷困并不仅仅意